

## 清程戢斋《粤“匪”围城日记》

邹 身 城

历史文献是研究历史的前提和依据。有些史学领域由于缺乏历史文献，研究往往不易深入。历来史著对于太平天国时期福建战区史事记载简略，便是一例。尤其是关于1857年太平军第一次入闽，通常一笔带过，几乎不作任何叙述分析。太平军方面没有留下在福建流动作战的记录，清军方面也没有留下系统的记载，地方志乘也语焉不详，故使这一课题的研究难于着手。最近偶得清人程戢斋所撰《粤匪围城日记》手稿一册，稿中记述国宗杨辅清率太平军第一次入闽战争甚详，可补史志所缺。

考此书稿作者程戢斋，系浙江省绍兴府萧山县（今属杭州市）人，科举不第，专习漕粮、会计、文牍实务，为地方官吏作幕僚，即清代所谓“绍兴师爷”者流。咸丰中，程戢斋被福建建宁府知府刘云樵聘为僚属，协助刘云樵管理漕务。适逢太平军杨辅清部自江西来，在闽北红军导引下，连克建宁府所属的崇安、建阳等县，这年四月进而包围建宁府城（今建瓯县城），连续围攻达三十三天（1857. 4. 21—1857. 5. 24）。清知府刘云樵“集文武，督率兵民协力固守”。程戢斋也参加了守城，“权参军篆，办粮台支应”，并在辅助刘云樵守城之余，对于“每日攻守情形，至晚必记录之，积而成帙”，连缀成这本建宁城攻守战斗实录。卷首加有《序》一篇，系程戢斋整理书稿后，其表兄方焯所作。

方作序的时间写明为清咸丰十年（1860），即建宁战役后的第三年。序文证实此书稿为1857年守城时的记录，1860年以前已整理成书，确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当事人的笔录，属于第一手资料。最近著名版本学专家顾廷龙先生看过此书稿，经他鉴定，也认为是当时人手稿无疑。方焯称赞书稿作者能在激烈的战斗中，镇静地每日记录战事实况，认为其精神“可贵”，“喜其好整以暇，服其志识镇定”。暂且不论他的立场观点，如果仅从史料角度考察，确实具有一定意义。现将此稿加以整理，并附简单注释，刊布如下，以供治太平天国史者参考。

## 粤 匪 围 城 日 记

### 序

《粤匪围城日记》，余中表弟戢斋程君手著也。咸丰丁巳春三月<sup>①</sup>，粤匪由江〔西〕之铅山入关，陷崇安、建阳二邑，围建宁郡城<sup>②</sup>。时常州刘云樵太守权郡篆<sup>③</sup>，集文武，督率兵民协力固守。贼围攻三十三日，不得破。援兵至，夹击，败走，共庆升平焉。程君权参军篆<sup>④</sup>，办粮台支应，每日攻守情形，至晚记之，积而成帙。

余阅之，喜其好整以暇，服其志识镇定，请以所记付之梓。程君曰：“是第以志官绅困守之难耳。据事直书，无体裁，无文法，诂可梓以问世耶？”予曰：“不然，夫粤匪自倡乱迄今，流毒东南，已十稔矣<sup>⑤</sup>。由粤而楚、而吴越、而闽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其锋所至，或弃城不守，或守不数日而破，求其能保守危城者，盖不多有。

建宁之被围，风雨交作，月余无霁色，守者立泥潦中。苦不堪言，失天时也；城依黄华山，山高城低，贼可俯攻，失地利

也；兵不满千，民不满万，以言乎守，岌岌乎难之，乃竟久守而获全。不知者，谓将必智勇，计必奇秘。今观所记，殊平易耳。虽神人示梦，云气不合，拜祷而火焚，桥成而溪涨，与夫地道洞穿，城崩，为树所阻，其间非无天意，实则官绅兵民齐心协力，效死勿去之所致也。孟子曰：‘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’信夫！

在昔六朝宋文帝时，臧质以二千人守盱眙，拓拔焘围之数十日而不拔，史册载之以为奇功。然质为惯战之将，兵为惯战之兵，拓拔焘以回师而顿于坚城之下，其志不在取盱眙也。粤匪由江〔西〕入闽，建宁不下，不能长驱直入，其攻城志在必拔。太守韬略雅娴，非战将；兵民仓猝乌合，非劲旅也；量敌决策，非有奇谋秘计也。坚守之久，同于臧质之守盱眙；成功之奇，过于臧质之守盱眙。

是书记其实，使天下守土者见之，知城不必坚，兵不必多，将不必勇且智，但得官民一心，无不可守之城也。俱效法于建宁，将见境土之保全不少。是则此书之有裨于世，宜付剞劂<sup>⑥</sup>，何必以体裁文法论哉？”

余不敏，谨缀数言，弁诸首，盖亦道其实，不以体裁文法论也。

萧山方焯春辉甫谨序

### 建宁粤匪围城日记

建宁郡，居闽之上游，辖县七：附郭二县，曰建安、瓯宁，府西一百二十里曰建阳，西北二百四十里曰崇安，东北一百二十里〔曰〕浦城，府东一百六十里曰松溪，一百八十里曰政和。上通浙江之江山、庆元、龙泉，江西之铅山、上饶；下通福州之屏南、古田，延平之南平、顺昌，邵武之邵武，福宁之福安、寿宁。

关隘林立，形势扼要。郡城倚黄华山，北跨山腰，西南临溪。宋韩蕲王破范汝为，曾驻兵于此。城身周九里有奇，高一丈九尺，城楼二十有四，窝铺七十六，女墙三千一百三十八。门有八：南曰广德；迤东曰通仙，又曰长桥；东曰政和；左曰宁远，又曰高门；西曰威武；左曰临江；又其左曰通济；北曰朝天。自郡至省，驰驿陆道七站，计程三百二十里至古田之水口，登舟入省，又水程二百里。迳由郡城乘溪船晋省<sup>⑦</sup>，溪滩险峻，平时五日可抵；若遇山潦涨发，顺流而下，一二日即至。洵为闽中一紧要郡治也。

咸丰七年三月间，粤匪由江西分窜闽疆：一入邵武之杉关，破光泽县，陷邵武府；一入分水、桐木两关，攻崇安、建阳二县，城俱陷，逼建宁郡城。三月二十七日，建宁镇怀镇军领标兵至城西二十里之北津<sup>⑧</sup>，即遇贼之头队七百余人，冲突而来。会陈星河司马领广勇迎敌<sup>⑨</sup>，军无战志，贼愈众，屯扎不住，相继回。

建宁府刘云樵太守偕刘兰生少尉、刘子江茂才巡城至朝天门<sup>⑩</sup>，见山后火发，知贼已近，居民纷纷搬避，城上守兵寥寥，阴云惨雨，相对凄然。幸防城炮台、窝铺、旗帜、器械、滚木、擂石、药铅，以及一切油米杂物，余办理粮台先于二月间会同团练局绅蒋蘅孝廉分别修筑缮办齐备。太守令下，闭关防守，悉有以应。

二十八日未刻，大洲火起，贼已至。各军退至水南，不得渡河，怀镇军殿其后。刘太守急招集回军，由临江门入城。建安县何筠巢大令（镇之）在西门楼上，见各军退回，愤甚。其时，贼锋正锐，各军皆馁，无敢出者。何大令一鼓作气，驰至南门，率壮勇百人，启关出。刘太守追之不及，拨勇三百人策应之。至大洲，与贼接仗，泉贼首，复奋勇入阵，寡不敌众，战死之。其子何守德，亲属曹福畴、卢锡龄，勇首何光德及壮勇九人，皆死于战，余勇退回。是晨，梁参戎（进亨）带泉勇五百人至大洲，为

怀镇军后援。各勇闻贼至，皆裹物而遁，仅存七名。陈司马部下广勇至城闕亦不敢入。刘太守遣人慰劳之。派防溪河之师船二十号已退往南雅口去矣。是日，收集各军，建宁本标兵舒参戎（隆阿）、易守戎分带者尚存二百五十名，外标援军马协戎（玉璠）、禄参戎（魁）分带者尚存六百名，吴腾起泉勇五百名，府募壮勇七百名。

夜静，吴腾起率泉勇越城遁。各标兵及壮勇继之。刘太守重复派人招集禄军仅存二百名，马军九十名，舒军五十名，易军一百五十名，府勇仅存二百名，统计在城兵勇不满一千。居民先经迁避，至此日留城不去者皆贫不能徙。据团练局查报，大小男妇亦不过万余人。刘太守、怀镇军聚文武于城楼，令马协戎、禄参戎、舒参戎、闵游戎（长龄）、易守戎分守各城<sup>①</sup>，令阳霞麟大尹（椿）、杜志愚二尹（佳）、胡二尹（惠畴）、刘少尉（其钟）、程少尉（铎）巡查街巷<sup>②</sup>。余总办粮台，昕夕不遑。刘太守准以堂弟程瑞龄、戚属苏金策投效帮理。令建安尉孙瑞林、瓯宁尉黄鼎、府学教授黄彦超、建安学教谕李家辉、训导杨斌元、瓯宁县教谕刘功，偕团局总绅蒋孝廉劝谕民人助官固守。有孝义坊武生杨，攘臂一呼，应召者四百人，同时登陴。余稟白太守嘉奖之，每丁给器械一，日给银一钱、米一升。各坊居民闻风响应，陆续赴各城报名领械，先后得四千余人。当于城垛编列字号，以就近壮丁分守之。并将守城壮丁分作两班，日间定辰初，夜间定戌初，轮流以均劳逸。另各坊之老弱及妇孺，分拨以供炊汲之用。

太守视布置已定，回署，而仆从书役皆星散，祇剩刘子江茂才，丁诚甫、裴煦东二友。署存饷银一万数千两，钱数万贯。勇目屡覬觎之，有劝裴去之者，不允，叱之。饷之得以保全，裴之力也。

延平驻有大兵。告急文无敢赍投，太守忧之。余悬重赏，得猛士一人愿往。刘茂才属草以方寸纸，缮之，钤府印，捲置竹筒，

伪为丐，缒城出，被贼要杀之，不得达。

二十九日，天色阴晦，独中间有青云一方，终日不合。余以龟卜之，乃外凶内吉之象，扬言以安将士之心。

太守于午正亲往查点守城兵丁及各段壮丁，衣履尽污。士民见之，益感泣誓守。未刻，贼于黄华山顶插旌旗、设望台。有匪数百，架梯蜂拥直扑。幸余新建炮台已竣，开炮击毙数贼，贼不敢进。分股扑攻东南西三门，守御者亦各准备，贼不能近，退踞东峰街。在政和、通仙、广德门对溪，屡欲抄袭我兵后路，因城防严密，未敢渡河直逼城下。

酉刻，获扒城贼一名，送府审讯明确，正法枭示。重赏获贼之勇。夜大雨如注，威武、政和各门贼乘机架云梯攀援而上，喊声四起，城上炮台俱发，毙扒梯贼八名、执枪贼目三名，并扑城贼数十人。贼退踞威武门附城民房，遂募勇缒城下纵火焚之，匪惊窜落水死者无算。城上窝铺仅敷兵勇驻守。壮丁无厂蔽风雨，通宵立垛口。余甚怜之，爰商蒋孝廉、彭雨人（霖）、叶石荪二茂才及姚松友（秉楷）、朱觉夫（振铎）诸人，觅谷簟、木板，复以代帐房，另收糗簑竹笠以给站垛者。

四月初一日，守城人来告，某某均夜梦神告城垛宜燔柴，可以御敌。太守以语涉无稽，恐惑乱守者之心，斥之。余白太守，闽人信神，今所言燔柴烛夜，有益无损，宜曲从之，以固众志。太守领之。遂令各堆束薪，沃桐油以燎之，达旦不熄。贼知有备，黑夜果无攻城者。

初二日，贼援政和门民房脊梁，架炮轰击，守城人猝不及防，伤数人。即募勇缒城下纵火焚之，不燃。刘太守率同僚虔祷之，焰即起，焚附城房屋数十间。贼又筑土墙，攀援而上。我兵以炮击之，毙贼数人，至晚始遁。夜，大雨。贼集大股扑高门，毁城门木栅，入瓮城。军民以枪炮木石御之，毙执枪贼目四名、骑贼二名、余贼百余人，钩获云梯五架。自此贼亦不敢轻扑也。

初三日卯刻，贼焚高门之郭，有数十众入瓮城。刘太守巡城至，麾守城军民击之。贼匿城门洞下，抬枪难及。适楼上兵失手以火燃于药桶，齐声发喊，贼疑开城出战，奔而出，兵民连发枪炮，毙贼百余名。谢茂才（金奎）执枪从门隙击之，殪黄巾贼目一名，余始遁。视所燃之药，尚存半桶，咸称异焉。太守重犒兵民。

威武门外有骑马贼目穿戴何大令被害衣冠，诡称援兵，赚城不应，挥戈拥众严攻。城上兵民以炮击中贼目，坠马而毙。朝天门有乘红轿贼目率贼众绕走指挥攻击。我军枪炮齐施，贼始退。贼又在黄华山蛇行鼠伏，潜至城根，以二竿缚梯，攀援而上。守城兵民以擂木灰石击之退。贼又挖毁北门水关木栅，欲涉水而入者。守栅兵民即就洞内用镰枪钩刀斫之，卒不得入。余先于紧要处多备木栅存储，至此取出安置，不片刻即成矣。

初四日寅刻，获奸细二名。研鞫，据供：三月二十八日头队到者五千人，四月初一日又到五千人，初三日又到三千人。贼由崇安入关，号称十万，实则二万五千人，其善斗者祇有六、七千人，贼中称为能人等语。刘太守即令武弁押赴城上戮以示众。一面晓谕守城兵民：贼称一万三千众，实则三千余名，且善斗者甚少，不足畏也。辰刻，西路有火光。发探，查报距城西驿八里之窑坪，有贼屯扎，四出掳掠船只，由政和门而来。太守集众商议。余曰：“西南贼营隔溪攻城不利，我军单薄，可以力顾东北。若使贼渡过溪河，直逼城下，则四面受敌矣。宜分兵出城设伏，俟其渡未及岸，要击之，太守以为然。即多备火箭子母炮，临河整旅以待。贼驾二十余舟，逆流斜渡。燃放火箭以击，以巨炮沉毁过半，贼众纷纷落水，淹毙无算。申刻，贼又驾舟顺流偷渡广德门，我军以炮轰击，卒不得渡。贼水陆环攻，见兵民坚守，遂缚书矢上，射入城中，以甘言厚利诱惑之。守城者大骂，不为所惑。贼又以骷髅数十具，悬竿示守者。兵民见之愤愤，守志益坚。

初五日，南乡贡生江葆举义，民人相随者二千余人，以白布缠首，以白旗为号，至水南地方。城上望见之来报，即令绅士中之与江葆素稔者，招由南门入城。谒镇府<sup>③</sup>，当蒙刘太守填空白监照二十道赏给<sup>④</sup>。随同起义者，因新集之丁，不能接仗，令守木樨岭险处，以杜旁窜。

初六日，贼在黄华山对面山顶，架台瞭望。城上枪炮不能及。悬赏得健勇十余人，乘其不备，驰赴山顶，杀散守台之贼，以火药包焚去望台，获红旗四面、抬炮二尊而回。

是晚，大风雷雨，城上灯火俱灭。贼四面攻扑益力，喊声远震。太守偕文武员弁冒雨激劝兵民死守，毋为扰乱。所发枪炮，莫知所向。黎明视之，城隅毙贼不少。东门攻城之贼，炮火尤利。兵民亦受伤数十名。裴煦东适巡城至，甫回首，枪子由身旁飞（过），有兵中枪而毙，询之亦裴姓，名瑞荣，本标守兵也。余跨下亦有枪子飞过，衬衫先后洞穿数穴，幸不着肉。可见死生之有数存焉。煦东悯兵之死，酌酒焚楮以祭之。余中枪之衫亦收藏以志幸。

初七日，点验受伤兵民，延善医者治之，所出者皆银丸。或云贼中枪子竭矣。或云银丸较铅丸有准，姑存是说以俟考。余即邀孙、黄二少尉向各典铺借棉胎数百床，发票，事平领价，分给守城兵民，穿以竹竿，遇敌发枪，以此护之，可免受伤。东屯联甲局遣范及第者来报，蒋孝廉于初二日在东路各乡召集乡兵，初四日已得万人。闻在石龟岭与贼接仗，铕伤骑马贼目一名，杀伤贼数十名。乡兵领队之廩生陈金锋、增生陈僂声，战死于阵。余即禀白太守，给印谕二十道，交范及第赍交蒋孝廉，令其散给未到各乡，添募乡兵，以壮声势，并牵制其添贼来攻郡城。夜，仍风雨不绝。

初八日，贼于城外集数十船，贯以巨纆<sup>⑤</sup>，截河为浮桥。太守忧之，以桥成便于攻城也。余即悬赏拟募善水之士，斫其纆，

仅得十人，尚不足。忽报崇浦上流水涨，将浮桥冲断，舟船漂没过半。众心欢悦。贼又在东岸近城处筑台。我军不待其成，架炮轰击，毙筑台贼数十名。遂止。

初九日，贡生江葆由木樨岭来城云：闻延平驻兵不少，迟迟不至者，谅未知建郡固守确音也。太守答以告急文去多次矣，即中途要截，何致无一得达。江贡生愿领印函自往延平请援。太守即备蜡丸，酌酒亲予之。余思建河之水，如高屋建瓴，直下省河<sup>⑥</sup>，当白太守：“现溪水正涨，狂流急湍，行舟一日可至省，若以木板写告急文，涂以桐油，载明有人拾此板送至文武衙署，给赏银五两。不半日，延平、福州均得实信<sup>⑦</sup>。”太守称善。即刻备木板二十块，分缮油饰，投之河下，随流如奔马，顷刻已不知去几远矣。

初十日，守城兵民以无盐薪，争闹。余即登城，令人告之仓盐存储甚多，柴薪亦不致缺乏，即使旷日持久，不足于用，黄华山之松木可伐，城内破屋可拆。尔等毋听人唆惑，以懈军心。众志遂定。

十一日，余邀团练局绅董将所存油、蜡、米、谷各数盘点一道：建、瓯两县仓谷已碾，义仓尚存谷万石、米千余石，社仓存谷一千石，民间铺户及富室所存尚有米谷共一万余石，足敷食用。唯粮台逐日支用油觔甚夥，所存不多，即向各家搜求，得一万余觔。一面并令李（文峰）茂才赴乡采办应用。守城兵民冒雨受瘴，渐生疾病。余带医诊视，各给药饵调治。

十二日，有下游兵丁在镇署箭道后扒城，为守城壮丁擎获，即插箭游城以警众。下午有长发老贼一名，自城下招手，守城者缒之上，据云愿来投诚。押送府署，讯供姓曾名有益，从贼多年，悔过投诚，并无别意。所言贼营情形甚悉。团练局绅欲杀之，太守以囚待鞠问，遂监禁之。余偕各员于更深登城巡视。兵民坚守旬余，似有所苦，当以好言抚慰之。回署尚未黎明，与杜二尹焚

香卜之。余占文王课，杜占六壬课<sup>⑧</sup>，参观课象，如出一辙。课内尚有大凶一次，而城可保，援兵解围，以干支推，计须在二十日后。

十三日，绅士齐集府署，金谓曾有益只身投诚，必有诡谋，请杀之，以绝祸害。太守云，因其密供贼数日不攻城，系另谋掘地道，留之以验其言确否。众绅坚持不可，乃杀之。东屯乡人许镇举义，集壮丁三百名，以蓝布缠首，蓝旗为号。太守令其扎要口，俟援兵至，酌定夹攻之处。

十四日，寅卯二刻，贼攻城，守城兵民枪炮轰击，毙贼五人。太守〔以〕枪炮空开，徒糜子药，令此后贼近开放，不得妄发。得探报王春岩制军（懿德）统师驻节延平；赵珠浦廉访（印川）带兵一千名<sup>⑨</sup>，吴春波游戎（鸿源）副之，从延平至南雅口，于八仙铺途中遇贼接仗，杀贼一百余名，拟由太平站抄山直捣贼巢。赵廉访以乡兵难以辨认，各令四乡自守隘口。

十五日早晨，守城兵民在东门城边闻地中响声来报。太守令余督率兵夫，就东城沿墙开掘内壕一道，一昼夜竟工。又于闻响处所，掘一深潭，以水灌之。城之四隅，多设瓮，听闻声响即报。

十六日，勇借觅薪为名，攫取民物。太守欲置之重辟。绅民惧结怨，代乞恩，杖责游示以警众。

十七日，守城兵民以援师久不至，请出城决战，阻之不可。太守选精壮兵民六百人，开东门而出，直攻贼营。贼抵御。各人甚奋勇，杀贼数十人。太守重犒之。我军失兵民各一人，受伤五名，即为医治，并恤失散者家属。

十八日，黎明，政和门城下地雷轰发，城墙崩五丈余，守东南者梁参戎，闵游戎，即奔往，督同兵民堵御。一执黑旗贼目腾身耸上，梁参戎发一矢殪之。余贼蜂拥而入，闵游戎与梁参戎以佩身药矢，连发之。兵民持藤牌遮蔽矢弹，连环开放，枪炮崩缺，

两旁兵民，或以刀斫矛刺，或用石击掷。贼连番登扑数次。余闻信赶至，见上下相持，恐贼之后队齐至攻击，力不支矣。即命兵民取先备茶箱，实土填补，随运随筑，即时屹立。贼见断垣已补，势不能上，始各〔有〕退志。太守见贼焰甚馁，令兵民开关追截之，杀者无算。是日西风甚紧，城墙轰倒，兵民居其上目不为烟尘迷者，赖有此风耳。又崩倒处墙垣独厚，内有古树一株，盘根错节，蔓延十余丈，轰塌处适邻此树，旁枝横亘，贼不得径入，又赖有此树耳。午后查点出力兵民，压毙者六名，即传属优恤。义民杜寿奴等十余名，兵吴扬庆、江朝进、施诏安、叶广成等，斩获尤多，均重赏之，余赏有差等。太守以茶箱补处恐不坚固，且女墙未立，不足以守，立集工匠赶修。半夜工竣，金汤如故。绅董至此始知曾有益之言不谬，深悔杀之太早矣。

十九日，刘太守谕雇夫七十名，预备接赵廉访。因得探报有“定二十日到建”之说。已刻，高门兵民下城与贼开仗，夺旗帜数面。午后，贼来攻，又击退。北门守城者来报，黄华山厝屋内有藏贼，搬土外弃，又似挖洞。太守欲开濠以御之。绅士有善堪舆者云：黄华山土坚硬有石根，贼必不能穿，此工可止。

二十日，贡生江葆回城，前领公文于十二日抵延投递。木板文报沿途捞拾递送不少。江生随带民人在途盘获细作一名，送赴赵廉访行营。讯系永春州人<sup>②</sup>，姓李名毛仔，从贼多年，为其入省侦探，即行正法。

二十一日，贼在朝天门外筑造土堡。兵民开城击之，杀贼十余名，余俱遁。堡基平之。得探报，钟宝三军门领浙兵一千名<sup>②</sup>，已到松溪。毕游戎（定邦）带诏安勇五百名<sup>②</sup>，由浙回闽，亦到松溪。钟上杭人，毕诏安人，皆闽中出色将弁。太守闻之甚喜。即谕党城绅士叶向高，雇备乡夫，抬运两军军装，绕道至水南，从南门入城。

二十二日，守朝天门兵民又与贼接仗，受伤四名。未刻，赵

营委员杨凝紫二尹（国荣），带勇二十名，由小路潜行入城，始知援师已将抵矣。是晚，太守巡城，告以大军即至，务各坚守以待。恐军心之懈惰，防贼之严攻也。

二十三日，得探报，钟军门沿途与贼接仗，将到东屯乡。毕游戎攻打贼营，已抵水吉矣。

二十四日，贼在黄华山顶窥视城中虚实。曾游戎带兵出城，驰上山顶，奋力击之，毙穿黄衣贼目一名、红衣贼目四名，余俱遁。

二十五日，贼游弋于朝天门城下，勇首顾良带壮勇三名，跳下开枪，毙贼目一名，余遁去。巳刻，高门守城兵民亦与贼接仗，互有杀伤。太守以援军已至，不宜轻敌，谕勿再战。各兵民至此时司空见惯，倍觉勇于从事，反以太守为怯矣。申刻，吴春波游戎带兵入南门，与太守接见，云援军兵多，各不统属难约束，可飞禀制军，催钟军门速临，使各军有所畏惧。太守深然其说，即飞禀缮发，漏夜赴延请命。是夜，易守戎请带兵潜攻贼营，太守许之。马协戎亦愿往助。余备长梯五十架，索筐等项。至三更，五百余人缒城出，含枚疾趋贼营，奋力攻击，纵火焚烧。城上击鼓呐喊以助。至五更收队回。我军受伤五人，阵亡二人。斩贼数十级，死于火者无算。夺获器械甚多。太守嘉奖之。

二十六日，东屯联首魏之英、许镇带东乡民兵进剿瓦窑，杀贼二十余名，毁贼寨二座。许镇父母之柩寄萧寺，为贼残毁，尤恨之。省城委员陈司马（恩布）解饷银一万两，入城接济。分赴各乡采办油米绅士，亦陆续运城矣。

二十七日，未刻，易守戎督带兵民开通济门直攻贼营，接仗一时之久，互有杀伤。毕游戎带诏安勇，由北津分水陆两路至郡。太守开临江门，收军入城屯扎。其军由水吉一带晋郡，沿途杀贼数百名，平贼垒数座。迨其入城后，所有随来乡民，回守各乡，误经大洲贼寨，被围杀害及落水者数百人，生还者祇数人，最为

惨烈。浦城委员李如芝，带勇五十名，亦于是日入城。

二十八日，太守会镇军集文武商议破敌。毕游戎、吴游戎出朝天门，马协戎、曾守戎出西门，分四队攻扑贼营。贼出大队拒之。鏖战至午，胜负未决。太守复令禄参戎、舒参戎、易守戎、闵游戎添两队出助，左右夹击。贼势不支，杀毙无算。至酉刻收队入城。毕军斩长发贼目三级，吴军斩长发贼目二级，马军斩长发贼目一级，易军斩长发贼目二级，获马匹旗械甚夥。太守奖赏有差。

二十九日，赵廉访到郡，无船可渡，驻军城南河干。太守请马协戎前往会晤，缘城围未解不敢擅离也。赵军扎太平时，于二十四日接仗三次，皆胜。二十六日，贼分五路攻扑大营，我军迎击，斩馘甚多。是晚，焚营自遁。二十七日，赵军跟踪追之，至是日始抵郡。城中被围，不通文报，马协戎回，始知之。瑞方伯筹饷五万两，解建接济。

三十日，贼自太平战败，退至郡，不扎营，纷纷由北津窜。太守遣丁侦探，知其由建阳欲遁出关外也。乃集文武商议诘朝破敌之策，并约会赵廉访督军合攻，一面严谕守城兵民勿以获胜松懈，防贼诱兵而攻城也。

五月初一日，黎明，太守令文贵率民人仍守各城，毕游戎、吴游戎出朝天门。贼出步队拒之，我军奋击。步队败北，又出马队来冲，我军排雁翅阵伏不动，骑贼至，矛刺刀斩，坠马者数十人。舒协戎、马协戎、禄参戎、闵游戎、曾守戎、易守戎、龚守戎，由各城门先后出队围攻，贼亦倾巢而出。鏖战数时之久，贼队渐乱。我军后队火箭火罐向贼营齐发，烟焰蔽天，所有大洲、东峰街、东岳山、黄华山贼营数十座，皆焚之。赵廉访由城南督兵会，围截杀贼，贼无归路，死于水，死于火，不计其数。未刻收军回城，各军缴首级五百余颗，旗械马匹无算，生擒贼百十三名。城围已解，大快人心。余贼之由北津遁者，各乡联甲义民要

而杀之，又不知其数。太守先分别赏恤。其生擒贼，讯供后骈诛之。贼供云，自道光三十年广西起事以来，所历府州省会，攻必破，未有围攻一月有余，而守御益坚如此城者<sup>③</sup>。且攻城时，见城上官民约有数万，并有女兵防守，屡攻受挫，尤为各省郡县所无。计守城兵民合共不满四千人，并无妇女登陴。围城三十三日，得以保全者皆官绅士民忠诚所格，殆有神助焉。是为记。

注：

①咸丰丁巳，即清咸丰七年，太平天国丁巳七年，公元1857年。

②建宁郡城，指清代建宁府，治建安、瓯宁，位于邵武之东南，为今建瓯县城。与今之建宁县有别。今之建宁县旧属邵武府，位于邵武之西南。

③刘云樵，名翊宸，常州人，道光进士。权，摄理其事。

④参军，官名，唐宋节度使及各路统帅所属幕僚之一，掌参议谋划。此处系应急之临时职务。

⑤十稔，这篇《序》作于咸丰十年，即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第十年，故称“已十稔矣”。

⑥剗剗，雕版。建议将书稿付刊。但此年三月，太平军奇袭杭州，萧山震动。六月，太平军又进克嘉兴府城及所属各县；七、八月间曾进军临安、余杭，抵杭州卖鱼桥；翌年，太平军大规模入浙，十月占领萧山和绍兴府城。频繁的战事，打破了程氏和方氏刊书的计划。

⑦“迳由郡城乘溪船晋省”，指如果不走陆路直接由建宁府城沿建溪顺流向南，经南平入闽江，东流至福州，行程可以加快。

⑧怀镇军，姓怀名他布。清绿营兵制以总兵所辖者为镇，因而俗称总兵为镇军，称总兵部下绿营兵为镇标，或标兵。标，清代为军队之名。

⑨陈星河司马，名陈维汉，星河为其字。司马，在清代称呼同知为司马，是知府、知州的佐官，分掌缉捕、海防、江防、督粮、水利等事，分驻指定地点。广勇，由广东流亡出来的流民，应募入伍为兵丁。

⑩少尉，即县尉。唐时因县令称明府，明清尊称为大令，县尉为县令之佐，遂称为少府或少尉。茂才，即秀才。刘兰生，名清望。刘子江，名培芬。

⑪协戎，即协台，清代副将的别称，隶于总兵，统理一协军务。参戎，即参将，位次于副将，掌理一营军务。其下设游击、都司、守备，分领营兵。游戎，即游击。守戎，即守备。

⑫大尹、二尹，辅佐官。清时凡知府、知州、知县的辅佐官，如通判、州同、县丞之类统称佐贰，其品级略高者为大尹，次者为二尹。

⑬“谒镇府”，指江葆谒见总兵怀他布和知府刘翊宸。

⑭监照，任命、联络的凭证。

⑮纆，粗大的绳索。

⑯建河，即建溪。省河，即闽江。

⑰延平，今南平。当时闽浙总督王懿德正督师延平，与建宁相距不远，但阻于文报不通，对建宁方面激烈的战斗情况一无所知，更不了解太平军的虚实，故滞留不敢前进。

⑱文王、六壬，均为占卜的课名。文王课，取文王受命作周之典故；六壬课，取九天玄女授黄帝六壬法以破蚩尤的传说故事。

⑲廉访，提刑按察使，管一省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。宋设提点刑狱，金改为按察使，元改称肃政廉访使，明清复用按察使原名，亦称廉访，隶属于总督、巡抚。制军，清代对总督的称呼，原意是总督有节制文武各官之权，尊称为制宪，别称为制台，宪和台都是对高级官长的称呼。

⑳永春州，今福建南安县。五代时置永春县，清升为州，民国又改为县。

㉑军门，清代对提督或总兵加提督衔者之尊称。时钟宝三任福建提督。

㉒诏安，今漳浦县。在此以前，诏安兵调往浙江加强衢州防务，这时调回福建援救建宁。

㉓此处所谓“自道光三十年广西起事以来，所历府、州、省会，每攻必破，未有围攻一月有余而守御益坚如此城者”等语，未免夸大。查太平军围攻桂林三十三日，历二十四战，不能破城；攻打长沙八十一天，三次轰城，未能攻入；围攻怀庆五十六天，三次用地雷轰击，皆未破入……这些战例，从围城时间、攻城规模、进攻兵力之精锐以及双方搏斗之激烈，都超过建宁之役。不过建宁府城的解围，对于清朝稳住福建的局面，无疑是起重要作用的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系